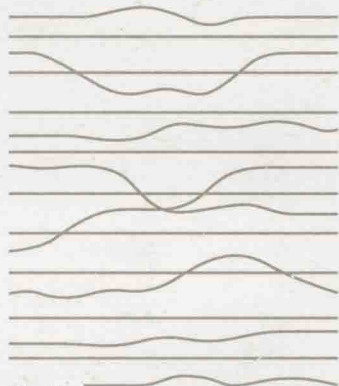


与光同尘

赛人 著



漫谈

110年以来的中国电影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与光同尘

漫 谈

110 年 以 来 的 中 国 电 影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光同尘：漫谈110年以来的中国电影 / 赛人著.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9
(培文·电影)

ISBN 978-7-301-27328-9

I. ①与… II. ①赛… III. ①电影事业—中国—文集 IV. ①J9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80265号

- | | |
|-------|--|
| 书 名 | 与光同尘：漫谈110年以来的中国电影
Yu Guang Tong chen |
| 著作责任者 | 赛人 著 |
| 责任编辑 | 李治威 周彬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7328-9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
| 电子信箱 | pkupw@qq.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
| 印 刷 者 |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20千字 |
| |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46.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目录

序 另一粒尘埃 杜庆春 ... 1

前言 那些曾经和我一起看电影的人 ... 3

第一辑 百年流影

鸿蒙初开：中国电影第一代导演 ... 17

最好的时光：中国电影第二代导演 ... 23

红旗下的蛋：中国电影第三代导演 ... 36

诗意现实：中国电影第四代导演 ... 49

城乡古今：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 ... 63

重整河山待后生：中国第六代导演以及他们的同流者和后来人 ... 75

云想衣裳花想容：漫谈中国电影女演员 ... 89

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新时期的关于上海的电影 ... 115

十年生死两茫茫：银幕上的“文革” ... 136

别人的想象力：再谈“文革”电影 ... 171

煮一壶酒等月光：漫谈与古龙有关的电影 ... 176

永不消逝的声音：怀念上海电影译制片厂 ... 188

第二辑 以人为本

为石挥百年祭 ... 197

流浪者：我眼中的李翰祥 ... 204

浪子回头：李行的电影 ... 211

谢晋和他认识的一个小尼姑 ... 216

杨德昌启示录 ... 221

与时代的邂逅：怀念谢园曾经的表演 ... 231

眼看那高楼起：也说朱旭 ... 238

真的要人生如戏吗：悼张国荣逝世十二周年 ... 244

妄说王朔：梦与现实的唇齿相依 ... 249

从边缘进入中心：漫谈周星驰 ... 262

迟到的送别：和吴天明在一起的那两天 ... 269

第三辑 如影随形

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279

我是你们的老师：再谈《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292

隔墙有耳后的安全距离：当王家卫的手遇到蔡康永的嘴 ... 301

流到香江去看一看：我的港片十佳 ... 307

后记 我喜欢 ... 325

序

另一粒尘埃

杜庆春

我和赛人认识很多年，每次接触几乎就是闲聊，而且好像都有酒精的在场，但是几乎到了最后就听赛人讲他对各种电影的记忆以及对这部电影的态度，语速和吞辞在越来越模糊中，时间将食物消化为灰尘。

最近一次听赛人闲聊，他说起了他很感念自己的父亲。他小时候读书，长江边的城市，冬天很冷，父亲总是先躺进他的被窝，用自己的体温造就一个难得温暖的小世界，在那里他可以读书学习。而后，赛人又感叹，随着科技的进步，这种父母亲情的表达就消失了，因为有了空调，天冷了开空调就好。听赛人聊到这里，我想我知道了电影对赛人意味着什么。电影虽然是一个现代技术的发明，但是这个发明对于他而言最伟大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记录。通过记录，电影呈现了人类借由自己的肉身行为展现出的温度与色彩。电影的意义是留存“人”这个古老的存在，这个存在的漫长变迁背后的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立场其实都并不那么重要，电影是不是可以和“人”关联起来，这才是它是否有魅力的核心所在。

在和赛人的聊天中，我其实很少介入更多的讨论，只是倾听。因为讨论电影对我而言是职业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学院的那一块领域，我们看某部电影的前提之一，就是可以对它展开一场“论争”。这种状况自然令人生厌。当然，我们或许也会被电影里的各种“人”的演出震撼，而其实一旦对电影讨论和分析的冲突占据了上风，那么，这些震撼又有多少可以反馈到我们自身的生命展开中？所以，听赛人谈电

影的好处，就是我其实不是在讨论电影或者分析电影，我只是很安静地看着一个人和那么多电影的亲密关系，如果不能听，有这一册书在手，也足以感受那种气质。

赛人对于中国电影如此丰富的记忆和因而产生的电影与人生的关系呈现，这些对我而言足以构成一种惊异的体验，如同大雨之后天上出现一轮彩虹，我们虽然不会再以为是神迹之类，但还是会放出兴奋的眼神。这种惊异的体验，并不意味着赛人拥有所谓百科全书式的海量信息，也不意味着他如同考据学家一样提供了全新的证据和见解，而在于他提及如此庞杂的影史、影人时的勾连与跳跃的方式，这种方式其实提供了一种真正如同聊天的不经意的和生动的状况，这是读类似影史、影人文字时非常不一样的体验，他看电影的生命展开的历史构成了他所有工作的起点。

其实，就绝大多数人而言，电影对于各自的生活并不重要，但是让每个人做一些回忆，电影总有些瞬间构成了生活的不被忘却的时刻。这是电影最好的地方，记录或者幻化了一些瞬间，这些瞬间包含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本质，可以表达的或者不可以表达的，可以分享的或者不可以分享的。

赛人属于那种极少数人，因为他积聚了那么多的瞬间来印证他想说的人生的本质。

前言

那些曾经和我一起看电影的人

三岁看大，八岁看老。这句话该怎么翻译呢，是认可天注定，还是隐隐有些不甘。更平白的说法，是指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童年阴影，只等烛光一照，便要在白墙上晃荡吗？若要缅怀人之初的话，真是很难找到成年之后那些或跌宕或安宁的岁月，如何就成了这副模样。每一个措手不及里都埋藏着一个心安理得吗？那倒真的可以俱往矣了。

免不了总会有人问我是从什么时候喜欢看电影的，包括我从事这行的第一个老板，通过长途电话也问过我这句话。我说是自有记忆开始。可怪那时的娱乐不多，外加自己不太爱动弹，若一块大白布，一束光投在上面，就会觉得既神奇又有趣。我不知道我的玩伴们是不是也这么想，但他们通过旷课，或趁父母熟睡时，从其外衣兜里掏出几张角票，跨上明显比他们身形还要庞大的自行车，毫无羞耻地穿街走巷，心无旁骛地奔赴一家家尿骚和烟火气并重的影院。

他们一部部地看，有时看了也不与人分享。他们从不写影评，电影杂志也看得很少。但他们知道林彬演过《林家铺子》也演过《巴山夜雨》，他们也知道《卡桑德拉大桥》中那个帅帅的黑人国际刑警，在现实中与一起刺杀案有关。他们中的活跃分子，常如鲠在喉，在课堂上便会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即使被罚站仍坚持与邻座的同好继续交流。

而女生看电影杂志疑似比男生要勤奋，她们看的目的，好像也只是把花花绿绿的彩页包裹着教科书，你若有幸观摩她们的闺房，她们

的墙上，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面孔在向你挤眉弄眼。她们一般很少把整幅彩页贴上去，而是会做精心的裁剪，有的还会镶上一些花边。

我的电影启蒙就从她们中间来。

在我家斜对门的楼上，住着一户高知家庭。他们家和我们家走动得还算勤，他们的小女儿，肤色极好，白里透红，能为没来由的事情咯咯直乐，大了以后，不知何故成了一个闷葫芦。我要说的是大女儿，只比我大一岁。她是在姥姥家长大的，很晚才和父母住在一起。她是那种典型的学习尖子，我在学生时代，总觉得那些娴静而刻苦，并屡遭老师表扬的女生，与我身处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我对她们常常只有敬而远之的份儿。她呢，也属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我有次去她家还一袋食盐时，发觉她的书屋有很多存货，恰巧是我也有兴趣的。《围城》里怎么说的，借书是男女交往的开始。交往长了，才发觉她的口齿竟相当伶俐，当然，对她的博览我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好像这个世界之前之后发生了那么多事，就是为了让她记住，并任她评说。

我第一次和女生看电影就是和她。好像是她父亲多了两张票，我们就去了。看的是《精变》。在回去的路上，趁着我还惊魂甫定，她给我讲起了《聊斋》。我是太晚熟了，十几年后才翻过这本短篇小说集。当然，她予我的意义还不是电影，而是电视剧。当时，大家都追看《排球女将》，她一丁点儿也不感冒，她推荐我看另一部根据狄更斯的小说改编的《苦儿流浪记》。我也就像完成作业一样，认认真真的看了，

当看到小男孩从小偷公司里跑出来，又意味深长地回眸着他曾经深恶痛绝的阁楼时，心头也泛起不一样的滋味。

这个女生后来怎么样了，我近乎听不到她的任何消息，再见面，一定是互相都不认识了。她离过婚，因为丈夫打她，她打她丈夫更凶。现在是复婚了，还是另谋新嫁，不得而知。

另一个女生，也很娴静，阅读量也有一些，但不是很大。我们常阴差阳错地在学校包场的电影院里坐在一起。散场后又常常结伴，边走边聊。她的各科成绩都很出类拔萃，但老师不是特别喜欢她，她长得是过于庸常了。她坐在我后面，非常认真地听讲，做笔记，却不积极举手发言。到实在没人举手时，老师会点到她的名字，她总能把那些正确的答案预备得好好的。她应该也是爱看电影的，那会儿的女生，喜欢买那些印有香港 TVB 明星的不粘胶，依稀记得梁朝伟和他当时的小女友曾华倩的靓照最多，这些不粘胶被贴在她们的册子里，里面写的尽是一些酸酸的歌词或缪塞、普希金等人甜甜的诗句。她没有这些，但却能一口咬定翁美玲的自杀与汤镇业的薄情没有直接关系。

记得班上的男生曾呈蜂拥状，观摩过一部叫《大上海 1937》的电影。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片的导演是大名鼎鼎的张彻。男生都为片中的打打杀杀不亦乐乎，我看女生好这口的也不在少数。她也不能免俗地看了这部电影，只是看完后觉得没啥大意思，我们为此讨论过。我列举了好多影片，想知道她会喜欢哪一类。如《少林寺》《虎

口脱险》《绝唱》，她的兴趣都不大，你要她自己举例，她又举不出来。她相信会有更好的东西等着她去看，但绝不是现在看到的这些。

这个特别善于学习的女生没有考大学，初中毕业后就去了师范学校。那所学校离市区很远，她若回到市里，会和另一个女生上我家来，借借书，聊上不到二十分钟的天。要是我们在路上偶遇，基本上都是她主动热情地跟我打招呼。她现在是一所小学的校长，她说我的孩子若要入学，可以来找她。我笑笑，她把话题又岔开了，问我还爱看电影吗，我说我不看不行呀，她就说真好。

严格来说，我和这两位女生连友情都谈不上，顶多也只是热络过一阵子。她们所给予我的，除了让我的童年记忆产生光晕，且不那么清晰之外，更大的启示可能还是要归于“功利”。让我明白：第一，最美的东西不属于大众，大众太忙了，顾不上来这些。第二，真正的美是要经过考验的，还不仅仅是比较。当还没有出“现一山更比一山高”时，就不要摆出“会当凌绝顶”的姿态来。

第三，入骨的喜好是件很私人的事情。

很多人都知道我迷苏联电影，一个主要原因是每年的11月7日，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几乎雷打不动地会放映一些苏联的优秀电影，直到苏联解体才作罢。第一次有意识地看苏联电影，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记得那是个星期日晚上，只放了上集。第二天上早自习，我们的班主任就在课堂上郑重其事地问我们看了这部

电影没有。她说这是一部好电影，会让我们明白悲剧就是把美的东西毁灭掉。她还兴致盎然地说这部电影的音乐很美，演员也漂亮。其实我当时对那几个女兵的样貌只是觉得亲切，还谈不上心向往之。这位班主任又补充说，下集会更好看。果然，下集里的枪林弹雨更对我当时的胃口。

还有一位班主任，现在看来是有些心理阴暗的，同学们后来回忆她，还是颇多怨言，但这怨言听上去自况的成分更多，不像小时候那么切肤切齿。这个班主任若遇到犯错误的学生，宛若自己的节日已经来临，那些我们从来没听过，但绝对能听明白的刻薄恶毒的字眼便排山倒海般呼啸而来。挨训的孩子不是放声痛哭，便是觉得自己的脸皮又厚了几分。她自己的儿子也在班上，是个顽劣之徒。他要是出了状况，他的母亲会毫不犹豫地摆出一副大义灭亲的样子，挥起教鞭，劈头盖脸地往他身上一顿乱舞，惨叫声就像老驴掉到山谷里，那么无助，那么凄凉。她还会在正常讲完课后，向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家伙倾诉衷肠，这时说的话，你每个字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连起来却不知道她想说啥。千万别误会，这个需慢慢品味方知其精神力量的女人，讲起课来并不含糊，而是深入浅出，活泼生动。就是在那儿，我知道形容词也可以变成动词，她还会说“连微笑也是有颜色的”这样的话。她动起情来极富感染力，我觉得她应该去做演员，虽然形象不佳，但把演技二字吃透的女人有几个是真正漂亮的？她应该也是爱电影的



《父子情》

人，有一次竟然花半节课的工夫，给我们讲了一部叫《父子情》的电影，当时谁也不知道有个香港电影金像奖，而这片是首部折桂之作。这位班主任总是能把一些鸡零狗碎的东西讲得特别生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忘了她是不是用了什么特殊的语调。反正她讲电影的时候，我一般不看她的脸。她几乎是把整部电影有声有色地复述了一遍。《父子情》里有很多童趣，我想我的同学们都一样听得津津有味。当然她也不忘向我们灌输资本主义社会是多么黑暗，那是一个不能让理想存活的准人间地狱。可能因为《父子情》是一部关于影迷的电影，我去看时，也想像小主人公一样，号称自己最大的理想就是在戏院里当导票员，再稍大一些，便是把父亲给的辅导费拿去与同学一道拍一部抗战电影。

这位班主任后来放下了教鞭，经营过一段风月场所。她那不争气的儿子劳教过，出来后老实了许多，却经常被人欺负，到后来竟有些精神抑郁。直到有一个实心眼的老姑娘，经人一介绍，很快对上了眼，死心塌地地跟了他，并成为他的保护神，这小子的日子才渐渐好转起来。

前两位班主任都是教语文的，后来又有一位班主任，是教英文的。不知怎么的，她对我的印象非常不好，曾跟我的母亲说过，我的思想复杂，这复杂和肮脏二字的差别并不大。我这么不招她待见，竟厚着脸皮去过她家几次。去那儿干什么，我都忘了，只觉得她在家里

是个说一不二的主。这个强硬派，做事情极有规律和原则，她向我们推荐过冯宝宝演的一部电视剧《武则天》。不是她说她想成为那样的女人，而是说我们可以从中学些做人处事的道理。她有次生病了，病好后回到教室，说没有一个同学去看她。她撒娇的样子也是那么振振有词，还大手一挥，说自己无所谓了。

我所在的中小学，经常给学生包场电影，看的还并不一定是《少年犯》这种教育片，或者像《西安事变》那样纯粹的主旋律。有时还会让我们去看《少林俗家弟子》《五号机要员》这类娱乐片。我复杂或肮脏的思想又要发作了，这说不准也是校方与影院的一笔交易。仔细想想，吃多少回扣实际上没什么关系，反正我们也掏不了几个钱。有年“六一”的上午，学校又组织我们看电影，这次放的是部老片，大帅哥刘琼执导的《51号兵站》，我最心水的演员之一李纬在里面演反派，我最爱的配音演员毕克也有亮相，演的也是一个反派。这部电影完整不完整地看过多次。这一次看，毫无温故知新的兴致。还好，放到半截儿就停了，我们这些学生也莫名其妙地被轰了出来。

不看就不看呗，到了晚饭时间，有相熟的同学来找我，让我赶紧吃上两口，夜里电影去看。原来我们的班主任跟影院经理大吵了一架，说放这么老的电影完全是糊弄孩子。至于她还有什么更强硬的理由我就不清楚了，反正影院经理竟然答应了她有理也可说无理的要求，承诺为我们放映一场新片。天可怜见，我的那位同学，那时甭说

手机了，家里有电话的都少，他只能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地去通知。他百分百是要迟到的，当天来的同学也只有十之六七吧。我呢，大概是第一个到了影院，班主任早在那儿恭候着，见到我仍不忘数落，干什么都不积极，就这事来劲儿，你要是把这精神头用到学习上该多好。我把这当耳旁风，没心没肺地领着电影票就进去了。

那天放的是民主德国出品的影片《部长轿车的风波》，属于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所谓的官僚主义作风进行讽喻的作品，算是部轻喜剧吧。也让我看到并不腐朽的西方世界同样有着他们的奢华，起码他们买得起轿车，我们弄辆自行车还得凭票，托关系，走后门。就说那位先人后己的通讯员，我的那位同学吧，他的自行车真是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我问他觉得这部德国电影怎么样，他说不怎么样，还不如上午放的那一部呢。他对《51号兵站》应该是“看你千遍也不厌倦”吧。

前面提到了十月革命节，《办公室的故事》《幼儿园》《战争与和平》都是通过这个机缘而看到的。有一年放映的是《德黑兰43年》，稍微说一下这部电影。这部影片是联合执导，由苏联的亚历山大·阿道夫和纳乌莫夫携手完成。这两位执导的另一部影片《岸》也是苏联电影的佳作之一。主演伊戈尔·科斯托列夫斯基和娜塔丽雅·别洛赫沃斯季科娃还合作过《合法婚姻》，在国内也公映过。阿兰·德龙在《德黑兰43年》中客串一名国际刑警，出场不久就被恐怖分子干掉了。

伊戈尔·科斯托列夫斯基的俊美在我看来，并不输于阿兰·德龙，况且身形要比他高大得多。这部电影是典型的谍战片，跨度近三十年。我是看了几遍后才觉得这片有问题，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服务性太强了，但从影像的角度看则是一部精品，主题曲也相当悦耳。

片子很长，完整版有190多分钟，我看的版本只有150分钟。看的时候，母亲早就困了，就我和父亲在聚精会神。我家住一楼，到了广告时间，我去倒水，发觉门前人影幢幢的。打开门，是我楼上的邻居。这是一个很体面的中年男人，他问我家是不是在放这部电影。我说是的，他就说他老婆要早睡，他又实在舍不得这部电影，想到我家来看看。我和父亲表示欢迎，我还给他倒了杯水，等影片结束了，那杯水他一口也没喝，说了些感谢的话，心满意足地走了。

第二天，同学们都在讨论这部电影，互相补充着各自会遗漏的细节，这片子的信息量太大。动作戏、情感戏都各有其力道，却又过于追求绵延。有个同学一直旁听，他越听面容越沮丧，原来前一天因洗碗时摔了餐具，自己也成了“惨剧”，被父母责罚早早上了床。据他说，他是用耳朵听完了整部电影。

是的，我的那些同学，尤其是男同学，说不清是习惯还是喜欢，在课间，在课堂，在体育课的间隙，在帮音乐老师搬钢琴的楼道里，在放学的那条再熟悉不过的巷尾，在野游的篝火燃烧的刹那，他们会质疑觉远究竟打不打得过王仁则（《少林寺》），老三去了台湾后又

能潜伏多久（《保密局的枪声》）；他们会觉得自己有个测谎器该多好（《蛇》），同时也不确定和机器人做爱到底会不会有快感（《血洗乐园》）；他们还会思量阿寅和小夏是在拍电影，还是真的在一起了（《蒲田进行曲》），而那个叫苔丝的姑娘为什么那么美，为什么会杀死自己的丈夫（《苔丝》）。

那时有几个男生喜欢一部叫《安妮日记》的电影，那部电影的空间很窄，总是在一个地下室里，而且是一部戏剧冲突并不显著的电影。不少人认为片中的主角米莉·佩金斯和奥黛丽·赫本有神形酷肖之处，个别人会认为奥黛丽·赫本演不出米莉·佩金斯那种既做作又分外自然的洁净，只有一个男生说起本片的导演乔治·斯蒂文斯，他还导演过《巨人》和《原野奇侠》。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是米莉·佩金斯——这个永远没有红起来的女演员——的处女作。我在看了《安妮日记》后，买过安妮·弗兰克写的同名原著。当年一部话题性很强的电影《失踪的女中学生》里也提到过这本书。

我们中有一个同学，父母都在电影公司工作，他常常能提前看到许多影片，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遭到多少人的羡慕，只有我喜欢和他套近乎，但也没有讨到什么便宜。只有一次，他仿佛恩赐似的，带我去看了一部明星荟萃的《野鹅敢死队》，那里有最帅的007、伊丽莎白·泰勒的前夫、《角斗士》里的老国王。前提是，我要经常送他回家，他家的位置过于僻静，而他又特别怕孤独。但是他始终没有多